



賴西安  
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生  
台灣省台中縣人  
政治大學畢業  
經歷／  
蘭陽青年雜誌編輯

作品／  
小說：天鷹翱翔、順風耳的新香爐、  
父親等

## 大厝來的少年家

短篇小說第二名 賴西安

父親幾次婉勸開鐵牛車的明坤叔：「駛慢一點；再快，也要兩趟。要是把我們父子摔下車，你還要麻煩多載一趟，送我們到病院！」

也不知道的車聲太響，還是明坤叔裝作沒聽見，抓著駕駛桿像抓牛角，一路甩頭擺尾，顛顛跳跳地往集慶村奔去。他儘管自己說：「落貨後，你跟阿全兩人搭戲棚就夠了，我趕緊回頭，再把傀儡帶來。還有六箱，何必帶這麼多？鄉下所在三箱來舞弄嫌太多，七八尊也是弄一場，三十尊也是一場，反正誰也看不懂。」

父親和我吊著半邊身子，坐在駕駛座後的扶手平台上，風在耳邊呼呼吹過，明坤叔的話並沒有被風吹散，父親卻沒搭腔。我暗暗偏頭看父親一眼，看見父親盯著前方小路，微笑著；沒有開口的意思。他一頭被風拉直的白髮嚇我一跳！再看一眼，是那河堤上的風沙襯托著；波動翻滾，在車行間，如同貼著他頭壳。向來，父親只留五分平頭，看慣了也不留意，這時刻才發覺他的頭髮稀疏而斑白了。

動身前，明坤叔就說過：「三角公園邊的清標伯，挖地基蓋厝，昨晚三叮嚀五交待，要我去載土，今天只能速去速回。」他幫著把戲棚材料搬上車，嘮嘮叨叨說：「不是我跟你洩氣，傀儡舞弄三十年，要是連一部自家用的貨車都買不起，早早該改行了。」

父親默默忙進忙出，始終沒應答半句。幾次我想出口頂他，一時又蒐不到字句，能說：「不載就算了，我們另找他人」？明坤叔和父親玩鬧長大，從我知道父親是個「弄傀儡」的，每次出場，少不了是明坤叔幫忙將道具載去，他們自有情誼，父親能慫恿不說，還容得我出口放肆麼？

明坤叔說的也是實情。

舞弄傀儡去收煞、鎮災，人家罵我們迷信——人都上太空了，還在搬演這種戲？——那樣輕蔑的眼神，我也不是沒見過。

「第五代傳人」——我就是被這句話陷害的。國中畢業那年，父親和我長談：「你的高曾祖父從唐山學藝回來，到我傳了四代，斷在我手裡，也是沒辦法的事。你好好考慮，願不願意，我都不勉強。」不勉強何用再跟我整夜長談？把高曾祖父阿水師種種玄奇和心意說了又說？……從前一天演出兩場，半個月十五場的盛況，我也相信，但是，現今能有半年十五場，我便要暗裡歡喜，也不會讓明坤叔一等人熱諷冷嘲，憋忍在心裡不敢出口了。

鐵牛車壓過一個坑窪，車身猛烈彈跳，戲棚木料搖晃得要鬆散一般，擠在車台角脚的一對公鷄、公鴨呱呱叫，我趕緊騰出一隻手把木料抬高。這一轉身，整個人險些摔落車底！父親驚叫：「明坤啊停車！」

雙腳踏地，左手卻被木料夾扭住，待父親和明坤叔來抬起才解困。手臂痠疼得人想蹲下來，斷是沒斷，大概扭了筋，直碰不得。

父親忙著幫我揉搓，說：「阿全，忍耐一下。好好坐著，怎麼會被夾住呢？要小心。」

「有事麼？」明坤叔雙手插腰，哈哈大笑：「要去消厄鎮災，別自己先給煞氣沖著啦——」

那一對公鷄、公鴨不再啼叫，靜悄悄縮著。鷄冠血和鴨舌血要在開場前沾符籙，牠們不能先出事。我揉搓傷疤累累的公鷄冠，公鷄把頭藏進鴨翅去，公鴨也不閃躲。牠們整整跟隨我三年了，也是「跑江湖」的，我和父親在台前演出，牠們在台後等待，每次取牠們的冠血和舌血，父親總是小心；剪刀鋒用火燒過，取兩滴血便放牠們走。這也教明坤叔看不慣，他老記得早些年，傀儡戲下場後，回家少不了有一頓鷄肉、鴨肉下酒。他說：「留成老鷄公、老番鴨了！為何不讓牠們早去投胎轉世，留牠們跟著跑江湖辛苦一世？」

每次省這五百塊錢，挨明坤叔嘻嘻哈哈說一頓，父親的心裡怎麼想？我不知道，而我總是怨嘆！何苦呢？這般時機，遲早得改行，不如早做打算。這「傳人」的名號截斷，就記在我頭上吧……卻又開不了口！

請戲的人，在集慶村入口的迂迴彎道等我們，引導鐵牛車停往茄苳樹下的空地，父親下車和那老伯談話，指指點點，望天看地左右環視，這才示意鐵牛車後退，讓我和明坤叔把戲棚木料卸下來。

我先將鷄鴨提起，抱著走到茄苳樹下。盤錯浮凸的樹根坐一位手拿書本的學生，看來年紀和我相彷彿，靠著樹幹，直直望著我；索性把書本擱在膝蓋上，看個仔細。

茄苳樹幹太粗大，繫綁鷄鴨腳蹠的尼龍線還圍不了它半身。我將牠們放下，忙去找石塊，不放心牠們會不會乖乖不動……進三步退兩步，兩眼搜尋石頭，不時又轉身盯牠們一眼，像個陀螺團團轉。明坤叔不耐煩叫道：「阿全，鷄鴨不快綁著，找什麼真珠瑪瑙？」又邁步過來：「樹頭綁一綁不就行了？再不行，請這個少年家幫忙

牽個繩子，不會太久啦，戲棚搭好就交手，反正，他閒坐著也一樣，對不對？」

那少年站起來，竟也稱呼道：「明坤叔。」聲音懶懶的，抬手扶了扶眼鏡框。

「我的名氣這麼大，連這山邊田莊也有人認識我？」明坤叔仔細打量那少年：「嘖！陳仔大厝那個大孫麼？你怎麼跑來這裡？你家今天挖地基，正忙，人手不夠，哎哎，你一閃閃了卅里路，躲在這裡納涼？——」

少年訕訕地說：「七月一日要攷試。大厝拆了，我家人要我來二姨這裡讀書。」

「這樣？讀書人真是命好。你全家忙得翻筋斗，偏偏你蹺腿讀書吹涼風。」明坤叔說：「你跟阿全該是同年，兩人熟識麼？怎麼？隔一條街就不認識，哎哎，現在的少年差我們以往差多了，沒騙你們，我十三歲時，全宜蘭市的人至少認識一半，廿歲時，每個人都認識……。」

他又來了，我趕緊打岔：「明坤叔，你可以競選宜蘭市長。」

「阿全，你好大膽，敢跟你明坤叔漏氣。我沒這個時間跟你們吹汽球，來！先把貨卸了再說。」明坤叔又問那少年：「大厝的少年家，你要在樹頭牽鷄鴨，還是來幫個忙，還是什麼都不要，乖乖讀書？」

那個讀書人的少年說：「等一等，我到二姨家提個竹籠來。」他把書本擱在茄苳樹下，咚咚跑回去，提了一只竹籠把鷄鴨罩住，書本就壓在竹籠上。

看他願意幫忙，明坤叔卻又覺得不安，說道：「你有沒有想清楚？書沒好好讀，大學考不取，跟你阿公說我害你的，到時他拿拐杖打我，沒趣味，你還是坐樹頭讀書算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反正我也讀不下去，等一下傀儡戲開場，也一樣鬧哄哄。」

「哎哎！你將來考不取大學，連阿全跟他父親也要一起拖累，叫你阿公賞他們一記拐杖頭？」明坤叔擺個武生出場前的架式，金鷄獨立，關刀手前一縮。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這麼厲害？」

少年被明坤叔逗笑了，說：「陳漢本啦。」

這時，父親走來，嘴角帶笑，問道：「明坤你怎麼了？沒戲台沒鑼鼓，也可以扮歌仔戲？」

「陳仔大厝的清標伯，就是漢本他阿公。你看清標伯多厲害，派他大孫先來樹頭監督，要我快快回去——載土！」明坤叔又唱又演，戲耍夠了，又說：「我反過來派漢本當公差，替我們卸貨、搭戲棚。眾將官！聽到，大事不可延遲，隨我來呀——」

我左手臂還有些不自在，使不上氣力，只能提些麻繩、小鐵件、祭品之類的輕便東西，陳漢本雖是瘦長書生一個，多虧他出力，一車木料連同兩箱傀儡也迅速卸下。

明坤叔跨回駕駛座，抓牛角似的把鐵牛車蓬蓬開回去。臨走又回頭交待：「搭棚的動作要快，不能耽誤時辰。」

這彎道也迂迴出奇，先是一座窄橋像個葫蘆瓶口，把路面縮了，道路依著河堤打個彎，又被這棵三人環抱

住的茄荖樹擋住去路，只有斜身再繞一次。人車行來，真是前後望不著。

「我才來住十天，就看見兩次車禍，一次滾落橋下，一次是摩托車互撞，蓋了三張草蓆。」大厝來的少年家說：「村長伯請你們來演傀儡祭煞，是我告訴他的。」

「真實？」

父親奮力扛起一根支柱，我扶著，趕緊將麻繩遞給他，騰手又去抬橫樑，讓父親纏繞網牢。那陳漢本看著，也過來將一頭下垂的樑尾扛起。我問他：

「你也相信我們傀儡戲可以消厄鎮災？」

「這個我不懂，但是我很喜歡看傀儡戲，」他說：「請你們來這裡演一場，全村的人都要來祭拜、觀看。本來，大家嚇得不敢走這條路，都繞從大洲走溪床便道——茄荖樹下更沒人會來納涼，所以在這裡讀書最安靜——他們看過戲以後，比較不會提心吊膽，仔細看看這條路到底為什麼常出事，大家想個辦法解決。」

我以為父親會生氣，他卻笑說：「這是你們少年的現代派想法，也是有可取之處。你阿公，從前是我的老師，他年紀雖大，想法也是很現代派的，這些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，還是他告訴你的？」

「對，我阿公開過私塾，我一直不相信。」

「怎麼不相信？剛才那個明坤叔和我都是最後一屆的學生。就在家那大厝的西廂房，兩晚去一次。日時在公學校唸日文，晚時讀經詩，他不讓我們喚他老師，說是越喚越老，哈！一律叫清標伯。」父親說道：「我現在能看報紙，還都是清標伯的功勞。」

「我阿公很有主張、很固執。真正現代派的人，不會像他支使誰要這樣，誰要那樣。」

「不能這樣說他！」父親再把第三根支柱扛起來，我和陳漢本合抬橫樑，讓父親網牢。他說：「在我們宜蘭他算是思想最開通的老人了。」

「也不是那樣對。」

「你這個孫子怎麼了？對你阿公很不滿？」

陳漢本偏著頭不再說，幫著找來鐵件，分遞給我們，將四根支柱固定。搭戲棚的順序，他一點也沒弄錯，父親看了驚訝：

「你怎麼了解得這麼清楚？」

「我看過太多次了。」

「真實？」

「只要你們在宜蘭演出，被我們聽到，一定跑去看。去年有一次，我還偷偷跟你們到蘇澳白米橋，回來時差一點沒搭上末班車。」

父親聽得神色振奮，笑問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你們大厝的人知道麼？」

「神不知，鬼不覺。」那陳漢本自說自笑。

「我們的傀儡戲這麼好看？你都看得懂？」我問他。

「我只喜欢看『鍾馗捉妖』，其他的戲文聽不懂，但是好看哪。」他說：「十歲的時候，我家大厝起火，請你們來中庭演一場，不知道阿炎師你還記不記得？」

「當然記得，怎麼不記得呢？」父親說：「我想了好幾年還想不通，依你阿公那種新派想法，他怎麼會把我們找去？他是神鬼都不信的人……。剛才聽你說，讓大家熱熱鬧鬧看一場傀儡戲，每個人多留意。我在想；他不是我我們的傀儡去鎮災消厄，而是找我們去湊熱鬧，教大家小心罷了。」

說著，父親的尾音竟有一絲悲哀的氣息往上飄。看來陳家大厝的少年家也沒察覺，他又說：

「大人說『傀儡會沖煞人』，不准我看，我偏偏躲在廂房門縫看個過癮。其實也沒有啦，我那房門只能看見戲台的半個正面，半個側面，不時有人在門前站一下，幌一下，不是看得很仔細，但是，愛看哪！看阿炎師你的指頭勾撥竹板下的懸絲，那些和我身高差不多的傀儡開始動作，跟真人一樣，太像了。」

「看了不害怕？」

「我妹妹不敢看，我不會，」他說著，又合力去抬橫板，一塊塊舖在戲台上：「你們操作的傀儡戲，實在很生動，布袋戲跟它比起來太僵，皮影戲也不行，歌仔戲的真人又太滑溜，真的，傀儡戲可以成為一門藝術。」

「什麼藝術？大家嚇得不敢看，怕被沖煞，」我說：「一年演不了幾場，沒前途啦，藝術？」

「阿全——他說的是真實，你不能這樣想。將來沒人請傀儡去消厄鎮災，但是，我們拿來純粹表演，你想，布袋戲能時興流行，傀儡戲不行麼？」

「誰來請我們？」

「會呀！戲文再多幾齣，設備和技巧再研究，有希望，」那個陳漢本說：「我每次看，每次都掉淚……。」

「哭？怎麼會？我們又不演苦劇。」父親問道。

「不是這樣……。」陳漢本說著又刹住。

我回茹荖樹下，把裝著佈景的木箱抬來。左手臂還是痠疼，陳漢本看我歪斜著身子，奔來相助。父親對他說

「勞煩你這樣幫忙。我看，乾脆你不要考大學，跟我們學傀儡戲。」

陳漢本扶扶眼鏡框，看著我和父親，父親卻又緊張了，說道：「我開玩笑，你別當真。」

父親也實在太天真了，這種事，除了我，還有誰會當真，然後走一步，暗一步，日日怨嘆？！

集慶村的人，陸續來到戲棚下探看，和那村長伯交頭接耳說一陣，走後，不久又來一批人，載來兩張圓桌。捉牲醴的，清一色都是男人，婦人和小孩停在茹荖樹後面探頭探腦，不敢走近。

一個穿背心的小孩，伸手把陳漢本放在竹籠上的書撈起來，陳漢本自己也看到了，卻沒動靜。那小孩撈了書，又要翻開裝傀儡的木箱子！我可著急了，大喝一聲：「不要動！」

小孩看我飛奔追去，抱著書本就跑，粗大的茄苳樹幹遮擋著，也沒看清他往哪個方向躲去，追到茄苳樹下，連那幾個婦人也不見了。

父親跟著追來。那陳漢本倒是慢條斯理一踱一幌，無所謂的樣子，一屁股往樹頭坐下。

「書被拿走了！」我說。  
「丟一本，少唸一本。」

「讀書人怎麼講這種話？聽說你今年要考大學，還有幾天？丟了書還得了。」父親總是這樣，比當事人還著急，放著自己的事，繞過樹後去找那小孩。

轉了一圈，空手回來了。

我把木箱打開，提出鍾馗，將纏繞的懸絲理順。陳漢本掀開竹籠，放了鷄鴨出來，還要把綁在牠們腿上的尼龍繩解開。父親回頭看見，說道：「嘿——看你真的不緊張？繩子不能解開，跑了抓不回來。」

這大屠來的少年家忽然雙手蒙臉，哭了起來。

這突來的哭聲，把我和父親嚇呆了。剛才還說說笑笑，馬上就來這一招；父親這麼說他，也不算重話呀。

他哭了十幾聲，停住，雙手在臉上用力抹幾下，抬起頭來，竟又對著我們訕訕一笑。把我捉著的鍾馗接過去，高舉雙手握住竹板，一勾一撥，胡亂將鍾馗舞弄起來。

「大屠的少年家，你怎樣了？」父親彎下腰，偏頭看著他，問道：「我說你，也沒惡意……」  
陳漢本搖搖頭，半晌才說道：

「我是想到我自己，好比這懸絲傀儡。人家要我動，我才能動，人家放手，我就躺下了。」

「幫我們搭戲棚，可是你自己願意，我們沒有支使你、強迫你哦。」父親急忙辯解：「你想到那裡去了？」  
「不是講這個。」他說：「我做的事，樣樣有人安排，將來的路，他們都幫我想好了。就像這樣，抽一下，動一下，抽一下，動一下……我阿公便是傀儡師，神通廣大的一流傀儡師。要我考大學，我便去考。」

父親和我聽了，沉默下來。父親走到路口眺望，說道：「明坤到現在還不來。」揉搓著雙手，又坐下。  
涼風陣陣拂來，頭頂上的茄苳葉沙沙作響。我也提起一尊傀儡，緩緩舞弄，想起，六歲那一年，父親要我站在木凳上，舞弄傀儡。

傀儡重得我往下拉，幾次險些從木凳倒栽蔥摔下，父親在背後抓著我，不斷說：「忍耐一下，好好站著，怎麼會跌倒呢？不要怕，學爸爸的樣子，來，這樣，這樣……。」

六歲的手掌有多大？握了竹板便不能動彈了，兩隻手臂疲得舉不起來，就要哭了。父親索性雙臂夾住我的腰，捉著竹板，要我去勾撥那懸絲。

是不是我也像那傀儡一樣，操縱它的人，其實是父親呵。

那時祖父還沒有過世，每次出場，總是祖父、爸媽和我一行五名。祖父和父親在前台演出，祖母和母親整理後場；將下場的傀儡收安，把就要出場的傀儡備候，掛在竹竿上。那時，還有一班隨召隨到的樂師，我就坐在喧鬧的鑼鼓樂聲中，拿來碗碟筷子，跟著敲打，常逗得祖母和母親開心地笑。

我曾經那樣想過，將來長大，就在後場敲鑼打鼓，不用那些樂師，一人全包了。但是祖父和父親每每看我拿了碗碟敲打，總是不高興，叫我雙手伸直，提著沉重的傀儡練手勁。那時候掉過眼淚麼？這倒又記不清楚了。

只記得母親看了不忍，時常要我放下休息。起先是放過幾次，我卻在那日日揣摩裡，也識得一些傀儡戲的美妙，不必父親要求，就在後台舞弄得入迷。母親勸止不住，於是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何不到前台去，讓你阿公休息？」

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，我真就上場了。

那年，祖父母相繼去世。樂師班也解散了；換來一台錄音機。我的手指靈巧，勾撥著傀儡，舉手投足，比父親還要細膩三分，這些，父親不只說過一回的。

我自創的幾個傀儡手式，舞弄給父親看，他總是歡喜讚美，趕緊呼喚母親來觀看。傀儡戲孤獨寂寞的發展，卻給我留下更多開創的空間，研究和出場表演，也真的帶給我很大的快樂。我心甘情願的喜歡傀儡戲，這還可以說父親操縱著懸絲，我是一尊傀儡麼？是麼？

「我不是傀儡，我自己甘願的。」我忽然脫口而出。

父親和那大厝來的少年家反過來怔怔看著我。

「阿全，沒人說你什麼呀。你對誰講話？」父親偏頭看我，問道：「阿全，什麼事？你們兩個少年家這樣一句，那樣一句，難道碰到什麼不該碰的東西？」

「阿爸，是我自己甘願搬演傀儡戲！」

再這樣說一遍，心裡卻有一絲不安穩，在語音結束時浮起來。好像我剛剛翻過一座牆，趴在牆垣頂上，觀前顧後，拿不定主意跳過去？還是再回來？這樣擱著，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竹板握在手上，勾撥著懸絲——傀儡抬手動腳，擺一個欠身的姿勢。我再勾那根控制下巴的懸絲，傀儡的嘴巴一張一闔，讓它無聲的開口。

那陳漢本接口說道：「不是我不喜歡讀書，我的功課一直很好，但是，我總覺得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是人家要我做的，從小就這樣！」他面孔朝向我，把眼鏡摘下來，在衣角上擦著，又說：「你的運氣比我好，沒有人強迫你做什麼，對不對？你這麼早就立下志願，演好傀儡戲，將來一定有發展，一定有成就，而且會很快樂，你比我幸運得多了。」

從眼角餘光，我發覺父親正看著我。

「你不知道當傀儡的滋味……。」陳漢本說道  
「我知道。但是，也可以當自己的傀儡師。」

那罩著鷄鴨的竹籠突然掀動，鷄鴨在籠裡呱呱叫，有人在拉那兩條尼龍繩。我回頭看，看見那個偷拿書的小孩又來了，躲在茄苳樹後面拉尼龍繩，縮頭縮腦，強忍住笑。看我發現了，轉身又跑；手上還抱著陳漢本的書。跑得遠遠的，半蹲著身子，一手舉著書，一手舉著拖鞋，叫說：「在這裡，在這裡，要就過來拿——」嘻皮笑臉，看得人不知生氣去追他，還是不理他才好？

「阿全，」父親一手支在糾纏交錯的樹頭上，喚我一聲，又想了片刻，長長舒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幾年，你跟著阿爸吃不少苦，這我心裡都知道。小時候，阿爸強督促你學傀儡，就像你阿公督促我學，阿爸曾經很怨嘆，怨嘆你阿公沒有讓我走我想走的路。後來，我時常想這個問題，除了傀儡，我自己不是知道該走哪一條路，有把握、有決心麼？雖然傀儡這條路，受你阿公安排，也是我心裡所愛，是不是這樣就來排斥，說是完全別人所操縱，就像被懸絲操縱的傀儡一般？」

父親又說道：「心底的話剖開來說了，也好。傀儡戲的前途，一日黯淡過一日，這個，阿爸也知道。你受了委屈放在心底，所以會突然爆出一句。這個，阿爸也知道……。」

「阿爸，傀儡戲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前途。是我，是我沒有全心放在上面，」頭一回這樣剖腹讓我把心意看得清楚，是一種割裂的痛楚呀！我吞嚥口水，說道：「知道自己喜歡傀儡戲，卻不敢肯定它，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條路走。」

父親的雙手按著我和陳漢本的肩頭。那偷書的小孩又召來一群友伴，繞過茄苳樹，跑到戲棚那頭，齊聲叫道：「想要就過來拿！想要就過來拿！」鬧哄哄地逗著我們。父親說道：

「阿全，你的頭腦好，手靈巧，在台灣，我沒有看過誰搬演傀儡比你更生動的。但是，這條路途，你自己要看清楚，就算阿爸曾經強迫你學，讓你吃苦，阿爸也不能永遠強迫你做什麼。不要說長輩以他們的經驗教導我們，便說自己是被懸絲操縱的傀儡。環境逼人做不得已的事，在在都是短暫的，阿爸不會講，這些，阿爸說不清楚。」

那群小孩，看我們不動，又爬到戲棚上去，還是叫著：「想要就過來拿呀——」村長伯跑過去驅趕，他們也不怕，在戲棚上兜圈子閃躲。父親又對陳漢本說：

「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？你有沒有想清楚？環境的逼迫是短暫的，你有自己的主張，誰也不能像傀儡一樣操縱你。」

父親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心底也是矛盾呀。」

戲棚上的小孩，像唱歌一樣地叫著：「想要就過來拿呀！想要——就自己來呀，沒膽是不是？」有節奏地反覆唱著。我突然站起身，他們全又收口不叫了。



我耳膜裡卻仍然停著他們的叫聲，想起有個國劇女演員，在電視上推銷錄音帶，她也是這麼說：「我不相信傳統戲劇只有末路一條，不相信它們會越走越冷清，我不相信它們不能改變形式和內容來適應現代。我想了很久，應該如何去改良它們？讓它們以什麼樣的面貌再生？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？我終於想好了第一步，我必須站起來，用心用力去做，想要，就自己過去，不能等待。」

她唱的國劇錄音帶配合著完全現代感的影像，彷彿又在眼前演出，在我們空著的傀儡戲台上舞動，那樣怪異而不協調，舞著，又靜止了。

該誰上台呢？該換什麼樣的一齣戲呢？我想著。

那群小孩又叫喊起來：「想要就過來拿呀！」

我對那陳漢本說：「你不想想要？」

大厝來的少年家戴上他的眼鏡，從盤錯浮凸的樹根站起來，定定望著傀儡戲棚。

我再問他：「那本書，你不是真的不要？」

他高高舉起鍾馗，笨拙的舞動兩下，將它放進木箱裡，又定定望著戲棚上的小孩。

「要不要？想要，我們就過去拿！」

「好！」

我和大厝來的少年家拔腿奔去，父親也追來了。

那個拿書的孩子帶頭從戲棚跳下，其他的孩子也慌張一躍，分頭散去。我和大厝來的少年家左右包夾，嚇得他們丟了拖鞋，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，跑得不見影子。

明坤叔的鐵牛車蓬蓬開來了，險些撞著那個拿書的孩子，鐵牛車緊急刹住，明坤叔氣沖沖坐在駕駛座上，雙手抱胸，說道：「這成什麼體統？演戲不演戲，在這裡捉迷藏？」

那個偷書的孩子一溜煙不見了。

我們三人跑得氣喘不住，雙頰都紅赤。

「還有沒有？還站著看咧！」明坤叔跳下車，改成雙手插腰，叫道：「什麼時候你們知道麼？我一路趕車，以為你們急得在樹下跳腳。什麼？還跟孩子們玩捉迷藏，不怕全集慶村的人看了笑話麼？我這一路顛撞，不知撞破幾尊傀儡，還不看，看鬼頭砸破幾個——」

大厝來的少年家又來幫我們抬木箱，我問他：

「不先去抓那個小鬼麼？」

他笑了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回頭，我看見他爬上茄苳樹躲著，待會兒我去樹底下坐住，看完你表演的『鍾馗抓妖』，我再來抓他！」

明坤叔扛起一只木箱問道：「你們說什麼？演戲不好好演戲，讀書的不好好讀，會成功麼？」他嘴角帶笑，

咚咚往戲棚邁去。

父親臉上的陰霾一掃而空，忙在戲棚上打點著。我若無其事走到茄苳樹下，將竹籠掀開，抱起鷄鴨放在後台，雙手撐著橫板跳上戲棚，左手臂的筋脈似乎打通了，不再覺得痠痛。

父親說：「時辰到了。」

我洗淨雙手，提了鍾馗走到前台邊等候。這時，錄音機裡鑼鼓喧天，響徹了戲台，好像要把人也浮托起來。明坤叔對著我拍拍手，起動他的鐵牛車，抓著駕駛桿像抓牛角一樣甩頭擺尾要先回去。他叫著：

「不要煩惱，我會算好時間來接你們，七十二尊傀儡都齊全了，要賣力呀！」

鐵牛車蓬蓬倒退，退到迂迴彎道上，明坤叔又對著茄苳樹下叫道：「大厝來的少年家，要不要跟你阿公說什麼？」

那陳漢本雙手做個喇叭，回說：「教他放心，我會用功啦，教他不要操心，跟我報平安——」

鑼鼓樂聲，越敲越響亮，我提著鍾馗，試了一下竹板下的懸絲，嘿！靈巧得很。這——今天可要好好搬演它一場「鍾馗抓妖」。